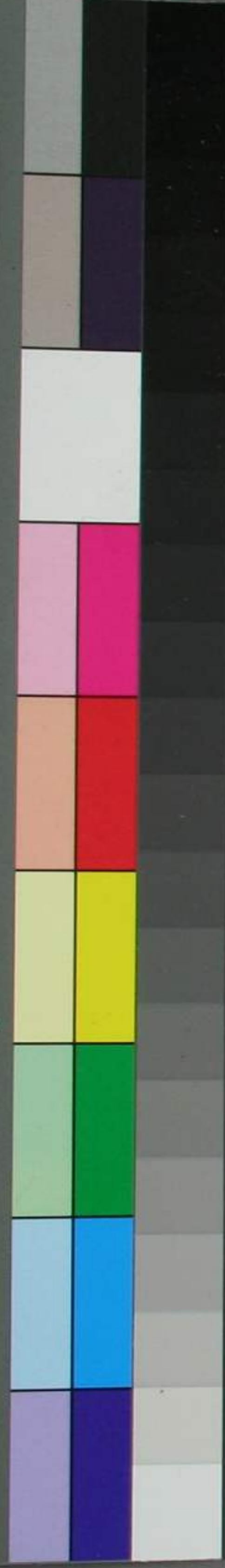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

U

KODAK Gray Scale



江戸繁昌記

初篇

相撲 吉原 演劇 富籤
 浅草 女太夫 烟火 賣卜
 書畫會 火災 賽日 女剃師
 舊衣市 山鯨 煨芋 魚市
 上野

76
3160
1





門 7 6
號 3160
卷 1

144
3143

天保三年新鑄

靜軒居士著

江戸繁昌日記

克己塾藏板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天保二年五月予偶嬰微恙不能危坐執聖經稍繙
 雜書於閑卧無聊中以遣悶焉如此旬餘一日者慨
 然拋卷而嘆曰近歲年少不豐百文錢纔實數合米
 然窮巷擁疴浪人猶獲不餓而卧遊乎圖書叢內顧
 得非太平世浴如天德澤之所致也哉因思都下
 繁昌光景鎖暈憶之如時所觀今日所聞百現萃于
 病牀上隨書隨思更鈔枕邊所有雜書中堪記之事
 又以遺悶漸集為卷乃題曰江戸繁昌記然予原不
 屬意於暇爽且病中一時作意所筆安能足細焉其



光景以鳴。國家之盛，但雖文拙，雖事鄙，偶存好事家之手，得證江都三百年于今之繁華之一二乎。于百年後，則足矣。若夫所取諸今日，或使讀者亦笑以遺其悶於無聊中也。耳嗟斯無用之人，而錄斯無用之事，豈不亦太平世繁昌中之民耶。

江都繁華中鳴，太平之具無過二時，相撲三場，演劇五街，妓樓相撲，則雖屬於戲，蓋古人尚武之所由起，其來舊矣。乃今士人喜之，示仍彎弧躍馬，嗜武餘意，所存則其實非彼此同日之論也。然其摸忠孝之情，扮禮義之狀，使觀者感激奮而泣者，是演戲本色予。

嘗謂不泣乎忠臣庫弟四，田鹽治氏諸士，別城之條者，亦非忠臣也。如妓樓者，陷奸盜，大牢獄，洗憂悶，一樂海所，閑亦大則外武，而喜焉，滔而感焉，樂而溺焉，其咎何在，非彼之罪也。

相撲

櫓鼓寅時揚，槍連擊連，辰觀者，奪食而往，烏力士取對上場，東西各自，其方皆長身大腹，筋骨如鐵，真是二王屹立，努目張臂，中分土豚，各占一半，蹲焉蓄氣久之，精已定矣。一喝起身，鐵臂石拳，手相搏，破雲電掣，碎風花飄，賣虛奪氣，搶隙取勝，鏗鎗捉鬼之怒。

清正搏虎之勢、後猓咆哮、鷹隼攫驚、二虎爭肉、双龍
弄玉、四臂扭結、奮為一塊、投繫捻旋、不啻鬪力、鬪知
鬪術、四十之手、八十之伎、莫不窮極、為行司人、乘軍
扇、左周右旋、判贏輸、而觀者之情、悅西愛東、勝敗未
分之間、鼻真為憤、徒張虛勢、髮衝頭上、手中捏兩
把、熱汗扼腕、切齒狂顛、不自覺為扇揚矣、一齊喝采
之聲、江海翻覆、各拋物為經、頭自家、衣着淨々、投盡
甚矣、或至於褫傍人短掛、
雷友二神、角力于上世云者、邈矣其實、不可替焉、
垂仁帝七年、野見宿禰、於堂麻、蹶速蒙、詔試力、蓋以

此為之祖、而聖武帝遣部領使、廣徵天下力士、
且如下、文德帝鬪名虎善雄之力、以定儲嗣、於贏
輸中、其伎之盛、可從知矣、爾來士人名此伎者、世不
絕焉、然國家騷亂、何暇及之、蓋亦平世餘事爾、河津
祐恭、侯野景、久畠山重忠、和田義秀等、較力並在於
賴朝公治世之日、織田豐臣二公、設此觀之、亦見
於無事之時、今世所謂勸進相撲者、起於後光
明帝、正保二年、山州光福寺僧、緣綠宮殿再建設、此伎
場、江戸則先是、明石志賀之助者、乞命始行之、于
四谷、鹽街、實寬永元年也、後寬文元年、創建勸進相

三
撲歲時相續繁昌臻于今云

明和間婦人相撲大行與趙宋之世上元或設此戲
同一奇而閱近日兩國觀物場警者與婦人角力可
謂更奇去年予於某家見擬相撲者流先儒姓名編
号登時言之為奇而頃者又見擬之今儒名字嗟夫
愈出愈奇然未閱今儒中一人有金剛力者但至其
賣名射利之手不止四十八十假虎威張空力舞狸
術收虛名鷹隼攫物狡狴嗜世唯出死力以求世間
喝采之声周旋米之纏頭紛紛於是乎拖焉至其下
者別出書畫會之手段奔走使脚左搏右捨屈腰握

沙叩頭流血依四方君子之多力纔救土豚綠之窘
是謂之荷禪儒云乎嗚呼誰能卓然秀出有古豪傑
風而外不挫於物內不愧乎天出維持世教金剛力
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吉原

慶長之初年娼家僅三所一在麴街自京師六一在鎌倉
岸一在大橋今常盤橋是也自駿其他自伏見夷街奈良末辻
坊後來者各所散居十七年庄司甚右衛門者上書
請令散為一以開一大花街元和三年官始准其
乞賜一地方于今葺屋坊旁開闢功成以其鞭蘆覆

箕之故名曰芦原後改而自大橋移住者取係江都繁
華之意改曰江戸坊初名自鎌倉岸來者住其弟二坊
自麴街者綠初從京師至曰京坊其後來者在其弟
二坊或謂之新坊後明曆三年八月因命徙于今
地角坊者京橋外角坊之舊名而塚伏見二坊者由
自其地方來者多之名云

五街樓館互競在麗三千娼妓各鬪嬋妍一廓繁華
日月盛昌三月栽花七月放燈八月陳舞是為三大
盛事友人學半詠花一聯云梁閣筵酣密雲下巫山
夢暖濃雲凝予賦燈云青烟却逐蘭盆節紅燭寫成

元夕春其他五度在節不直為觀之美例有格式云
若夫暮靄抹柳黃昏燈上火各樓銀燭如星絃聲鼓
入四角雞卵世未之見此境晦夜亦開圓月天娼妓
陳列就位大妓正面小妓分坐于壁于籬闌遊人魚
貫漸蟻附格子外意指目擊品鸞評鳳有憚而遠望
者有押而近窺者穿疏交臂喃喃密語者情即談情
也授管吹烟吹々艷話者痴妹弄痴也醉步浪々了
鬢擁前幫間押後課而過者大客上樓也浴神出水
天女墜空姿儀整齊嚴不可褻近徐々蓮步來者名
妓迎客也有放歌而去者歌曰思兮我不思兮子欲

使思我否無理有交頸立談者一人曰我懷二銖銀
兄向言有三銖合弟一銖通計纔一方半金金少人
多顧安急辨不妨明曉吾宜遺遊矣衆議一決相携
而太太兀遊于茲境者有愚而溺色有達而喜情使
威取媚買與愛痴或黠而挾數賺他掠物以此自好
者此為賊車載萬金取興干人意表不使氣一點挫
乎脂粉者如此即豪豪乎賊乎達也興也雖不道字
之極亦吾落魄生輩非所得而知也凡事自非履其
域情不至矣如何善畫其光景此是釋文本翻譯
有人按曲聞其聲不見其面詞云雪滿樓兮夜將中

衾如冰兮寒威雄夢裏不覺相抱着如膠如漆交二
弓金屏障畫護寒窗猶是生憎戶隙風水調雅淡真
使人肉飛蘭房香氣芬馥燈影黯黯六曲秋江圖屏
裏鴛鴦一雙相依在三蒲團上妓從容謂曰君宜少
說話即曰小子不解談話妓曰亦欺人耳君多有手
段即笑曰加脚纔四本妓星眼流波曰可憎矣纖手
一捻他去時有侪娼過戶外曰今夕何夕取此樂事
妓微笑應之曰何等言語不曾入耳旋接筒吹烟火
光潑起偷眼熟視即面目於火光中自家先餐了一
番遂教他餐一口曰請且一睡自起褪即上袍把衾

被之玉臂早已在郎角枕下曰想君家必當有佳偶
在曰良緣未遇曰然則不知何樓有睡人約親曰家
君巖矣不得繼遊如何有此事不如姑舍之談子情
郎樣子令予聽之曰三千世界有誰一人悅妾且悅
久者妾亦不敢然恃有一人曰可羨哉願聽其名字
妓哂不吝即復曰云々言之何妨妓有頃曰不是別
人即君也爾即胸悸故笑曰妙騙人曰決無偽矣然
如妾者君豈顧耶曰休謙如君當世佳人曰唯々十
分調弄曰否落花如有情流水奈何無心曰誠然乎
曰請誓言曰雖假猶可喜曰其言即假曰真矣曰試

為早引一脚揷入他雙藕股間妓曰冷脚可惡
拚打三更闔樓就眠只聞打棒戒火聲有客輾轉不
睡長等短等歎吁欠伸以百葉之炉火已灰就燈食
烟纔遣無聊幾拈返魂草未招得其人於彷彿中乍
聞長廊上履聲遠々寔然漸近意敵唱來到急蒙衾
粧睡何意足音失之隣房爾後氣愈清眼愈明起如
廁者兩回已數盡漏聲又算當道之日數想彼憶此
再邊後上寔然之響思此寔是也依前假睡而閉戶
入者樓下來加注燈膏也奇貨再質難耐怒氣湧上
突起披衣而出始知小妓熟睡于屏風外徑將烟管

微搶其腋，妓猶在夢中，口內含糊，曰：誰耶？可厭。喜助
大，勿為客喝醒。妓摩挲拭目，視此模樣，錯愕，言曰：君
將何之？曰：且歸。曰：君歸，然不報我，罰不輕請。且住，將
走報之間，恰好大唱來，到衡氣不少，動曰：呵呀！主何
為客氣急矣！曰：吾歸，吾歸若實，娼我，彼何言？我用吾
脚歸，誰敢道不字？娼扯住，不肯放，曰：諾，主欲歸，宜歸，
但少留我，將奉一言。客聽得，怒氣稍殺，不覺被挽，還
坐娼下，忙不慌，徐徐說出，曰：過日約今，而後待主，不
復以客言猶在耳，曷忘之？之速，遂探其懷，奪夾袋，烟
具曰：今夜豫期，遣他人後，緩々與君同夢，且有肝要。

說話然，君短見，不察箇長策，却翻風波，吁為男子者，
強氣胡為若此，已解其帶，又褰其上衣，客於是乎身
軟如綿，然口猶刺々道歸，娼頰涌，曰：噫！挑人耳，一力
攫取，咬他肩頭，客叱曰：勿戲矣。若住，則曷為娼低聲，
曰：如是爾，遂平相抱，為一塊時，報寅，椰子，聲憎々
或云：近世繁華，漸涸，不復昔日也。予甚惑焉，蓋此境
盛衰可以候，江都盛衰，所係亦大。彼則由此流為其
源，益盛而其委漸衰者，必無之理。抑伏流外，益有所
漏而然，耶？物情古今一轍，舍此樂國，而何適？嗚呼！人
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蓋習繁華之言耳。

戲場

演戲國語謂之曰芝居曰歌舞妓蓋聞在昔
平城帝大同中南都捺澤池側土陷吹烟觸者即病
因大燒新以壓其氣且舞三番曳舞于真福寺門前
生芝之地本邦古語言給而禳其稜毒為是此名所以緣起
也風俗歌舞俗妓等名目既見于續日本記而
鳥羽帝世儀禪司者善舞或曰男舞或曰白拍子又
曰歌舞妓此是也四海為家後寬永初年捺若勘三
郎賜命創開戲場于中橋街至九年移于入形街
次都市村二氏之場亦皆成焉慶安四年又徙于今

地而山村氏起場干木挽街者在正保元年
始於卯終於酉此是演戲常式題在看棚頭東方將
白鼓聲始震例為三番曳舞次演家藝俗謂之殿狂
言中村氏演酒吞童子事市村氏七福神舞赤田氏
狸々舞既而旭日始映招牌爛燦喧塵漸揚田舍人
早炊已往女兒夜粧急走時一未麩至陸續聚自四
方入山人海鼠戶開不暇閉棚欄撓將傾折東西看
棚紅氍連接真不露之紅臺面前棚人頭鱗次真未
雲之龍本舞臺三間內正面有亭左樓右門樓下掛
一箇吊燈夜色靜寂由良助方乘無人之時手至夫

人可送書簡，悄立照，吊燈展讀過，孰意阿佳兒倚定樓欄，把鏡照之。九大夫自階下延頸捉其紙端，斜引月光一紙，長箋三人讀得正熟時，佳兒頭上金釵溜落，撲地有響。由良助吃驚，急掩紙於背後，仰面始知樓上有人階下，人亦錯愕，潛身三人有三樣趣觀者。喝采齊呼，山崩海翻，佳兒旋正，驚襟粧嬌，會笑呼由良助。由良助曰：汝在樓上何為？佳兒曰：妾被君勸醉，不堪困苦，倚風吹醒。由良助曰：如然甚善，但我欲有與汝言，奈何？双星相見，徒守銀河之阻，請下樓來。佳兒曰：曉得矣，將起身。由良助急呼止之，曰：如自本階

恐，帶間強住，更困勸孟為之，奈如適見牆外有一梯子，乃大喜，下庭自將梯子倚住樓闌，曰：幸矣！此九級梯子，徑踐此降之。佳兒曰：此非平生所踐之物，無乃危險乎？由良助曰：言之，汝妙年身上，事目今一舉趾，騰三步間，過不復及膏藥，醫破裂。佳兒曰：莫費冗語，虧搗如此，恰似乘船。由良助曰：宜哉！出現天，后聖母來時，看棚中忽起爭鬪，喧嘩沸騰，兒女踏踐叫苦，並望本舞臺走上。由良助阿佳兒等皆錯愕，乃向假驚却作，今真驚。九大夫亦狼狽潛居，不得自階下出身，頓位三階上。不多時，天成地平，復續前伎，嗚呼若此。

爭聞乍獲若此沸騰乍歇箇這江戶人氣質但此都
不繁昌何如起此爭聞何如羨此沸騰然則以此爭
鬪以此沸騰言粧此繁華猶信矣

千人會

札楮二牌札為原牌楮為數牌其數一千一楮值若
于錢預尅日月四散鬻之釀若干金至期盛原牌干
匣中匣上有孔錐刺出之百番為額以原照數以一
大釀付之於弟一番者餘釀分賦九十九番各有差
國語名之曰富諺云乞食人家富落未嗟夫天道畢
竟以有餘神不足貪人得之暴富蓋此其所以名予

淺學未識漢土亦有此事而何如名之且名曰千人
會然聞近來札數倍徙處置比前細密殊極自非買
習者固不易辨識則畢竟此名不當此名

谷中感應寺目黑泰叡山湯島管公廟謂之都下三
富本日殿上先安一匣于兩楹間階下施闌不許闌
入入羣漸湧喧嘩洶々檢點使至警衛備矣既而幹
人並起倒匣鼓底點牌以納焉插鼓報警僧讀誦般
若經蓋被之也乃一人出執錐剔匣未舉喧嘩寂矣
大風暴止觀者眼張胸悸而身一牌早在吏人之手
颺言其目刺至三牌風復漸起濤還稍湧且刺且呼

百番而止誰知兒郎贖女郎之約所恃在懷中一牌
萬人肚裏之筭湊隨於一人之手南阮暴富北阮益
贖十年備作之岷一旦享錦歸之榮昨日典鏡之婦
今日戴瑁瑤之飾錢如泉金如塊既廢矣富之哉三
富之外今乃倍至數十所云

咄々怪事近年有追昏狂奔叫過者如呼如叱予初
不鮮其為何物既而聞之是報場中今日所刺第一
牌之目也一字四錢鬻之為生其狂奔者以速報爭
先耳晚間一走百錢之贏足以買一外米嗚呼一日
活計取之一刻中豈得不叫而奔也哉予近日屢空

豪氣稍摧乃意吾亦拚書狂奔于世者然一日之走
計不足賒外米而終年衣食于浮屠間則佛緣之不
薄宜雜染逃佛袖募緣簿就年來所識乞南鐐一片
之憐以少息狂奔之勞且以脩後生冥福也又思不
如脩書畫會以且救一時緩急左思右想躊躇悶者
久矣忽恍然奮曰野語有之砍取叔盜武士之習况
其食力雜染未晚脩會鄙事再與其折腰帕尾曝面
於十百人寧為偷昏裏面不令人知為誰而叱之鬻
之之事簡氣傲也何是此狂奔非彼狂奔將為彼狂
奔而羞法未果仍苦此狂奔自知不足為真豪傑而

卒老於狂矣

一日與二三子共討論書，洪範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等語，偶為鄰婆所佇聽，便突入中，之曰：今日之目何善？予等駭然不知口，所措因叩之，審此相視一笑，已後閱國史，凡生保將技還，拙山城思得同志者，而偶聞鄰宮有人問答，曰：重畫中黑孰羨？曰：中黑哉，三鱗廢，二畫興，則代之者非一畫，而何保聽得心竊喜，為予讀至此，獨自失笑，意使鄰婆聞之，亦以為何如。

風月曰：何曰何？中有智仁勇三字，問之，亦千久會標識耳。予慨然嘆曰：三德之義大矣也。哉，蓋逆億今日所刺目何，而屢中者智也。典衣賣劍，不第明日生計如何者，勇也。不中自悔，不然天者，仁也。然未知予說穩當不。

金龍山淺草寺

都下香火之地，以淺草寺為第一。為肩摩較擊人之賽詣，未嘗絕于一刻間也。雷神門面正南，丹碧交輝，臺榭頗壯，東西十二子院，駢住而雜，商並肆，干其廡下有賣珠數者，有賈龍鼓者，估假面，售錦畫，西肆畫

有院曰傳法院山主住所其北祠者稻荷神也東對院一店賣糞直以金龍山為名次此茶舖數十櫺比櫺折有二露佛隣佛石像曰久米平內最後有一小丘安天女廟二王門宏麗與雷神門隔數十步此立相對門內少東有繪馬額堂有淨手水所輪堂層塔雁行並建為西有神厩厩後則山王祠也祠前開小衙其間又皆有肆賣楊枝齒藥堂廣數楹高數丈奉安置一吋尊像為玉龕寶帷金碧映射莊嚴之美固無論矣左則鐘樓隨身門右則淡鳥神叢祠三社十社兩殿念佛堂涅槃堂其他堂殿無慮數十位置抱

其背而接堂連殿娘誰開茶竈娘何起弓場並妝盛飾銜媚招容觀音分身亦復安置之於數所演戲說經吐火吞馬諸伎者萃為洲藪焉此所總名謂奧山傳云大永二年九月北條氏臣富永三郎左衛門奉使于古河府過淺草寺會見青錢湧出於天女池中此事甚奇然猶不如今奧山中每日所湧金錢茶竈弓場見之於此見之於彼也
有機織然耶有幻術為耶陀螺則從意而運為松井源水者媒此伎以賣藥初則以便面以烟管反覆投兼一拈手中即活即死側栽竹竿長可丈竿頭冒織

織邊周以紅帛中挂絲垂下乃運一大陀螺令其自
走上為上窮入織於是遣一小陀螺促迎之而大小
並相逐下真如有口告有耳聽有手援有足走然則
人之有耳目而無知陀螺之不如也則儒之有知而
無其行陀螺之不如云猶未矣悲夫

廉服蕭散頭冒一幅布巾手操一把竹籃此外身邊
所有一棒一扇耳其鼓口以糊口與吾輩貧儒亦不
甚異者誰滑稽師演藏是也然至其所說亦以與我
仁義大異也人樂聽而不睡葛藟者往為車馬者往
為炎輶天口奇談鋒出和以天倪三百六十日所說

三百六十化日出月新令聽者愈且笑其言光洋自
恣所謂終日言而不言者非筆墨可狀也噫使斯人
生于古其脫巾解褐駕四馬佩六印令庸人愚婦驚
而嘆乎何有為非如吾曹促局于文字間以老死于
草莽也聞先是有志道軒者常手一莖木陽物弄之
掉舌其流相繼至今先生云
鼓角喧闐一伎人出初操二箇木枕投兼運轉弄之
於空既而累之積至數十其高數尺白跪舉扇鼓聲
即止乃一々說白其所為名目說了後鼓便據物從
傍直上其絕巔躡足鵠立為累卵方危觀者兀廢然

其人暇整旋割一脚示有餘地遂伏躬以手代踵而脚倒豎鼓急矣似風絮一般飛下又植一梯子攀之級極俯其頂四支皆放遂双脚鉤級倒身墜挂人咸為目暈其伎不啻數件時出新奇且舉其目一二曰達摩禪狀曰中野一杉曰獅子入洞曰東山大字曼也最後渡一條軟索上去地數尺長文許宣白者播鼓者依前助其氣勢一人履烏紅巾抹額右手揮紅地扇左手執蛇眼傘徐々送步索撓趾膠人見其險莫不喘々恐其傾墜索盡復轉身及踏遂至其中分處始收步而向正面則落世謂之輕業業亦多術至

一無適習之久精熟至此人而熊經人而燕輕由是觀之習精誠至謂聖域不學到焉者我不信矣
雷門側有一叟賣紙備備人體樣面蒙笠坐之于竹片上竹裏面絲其半又以細片竹自前端銜其絲反此膠于後端以置蒲席上乃說白一問伍中左次平翁巡四國為援狙說了拍手備覆笠飛鳴呼竹片離膠之機得心應手輪扁斲謂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者故今則見其物而不見其人蓋不能繼也
雷門外之雷糝其名震四方與金龍山餐頓頑者有年所為香味淡泊古人口氣可想可慕非如輓近有

居之不疑悲哉近來楊花盛行于世侈靡不節事々
踰度而人羨其榮肉錦綺也都俗漸為風今之人中
夜生子遠取火而燭之唯恐其不為女子也如其
子售伎為業其母欣然負物為之從役氣色孔揚頗
有矜色女亦所習視母猶婢嗚呼人倫幾何不廢近
日此風殊熾氣炎人熱而聞今春令出禁之於是
半益見德澤所浸然愚人或以其一旦失生計為
言愚亦甚矣但或恐死灰復燃此輩面目畢竟可溺
矣

洋瑠理物語十二卷永祿中織田氏侍女小通所著

而檢校岩舟氏製其曲節調之於琵琶詞瀧野角澤
氏等更以三絃律之後至南無右衛門者其伎大行
于世慶長中以伎被徵因拜大夫爾後薩土佐山
本宇治伊藤出羽都氏等並起並廢今則竹本氏之
一流獨益行而豐竹氏亦危絕云

兩國烟火

烟火例以五月二十八夜為始放之期至七月下旬
而止為際晚烟火船撐出南距兩國橋者可數百步
而橫中流天黑舉事霹靂未響電光掣空一塊火丸
碎為萬星銀龍歎欲滅金鳥翼已翻丹魚入舟火氣

走波或棚上漸々燒出紫藤花或架頭一齊燃上紅
毬燈寶塔綺樓千化萬現真天下奇觀也兩岸茶棚
紅燈萬點欄內觀者累膝疊踵橋上一道人羣混殺
梁柱撓動者將傾陷前舡後舡隊々相銜畫舡填密
川而迷水夜將深矣烟火舡輪燈人始知事畢時水
風洒然爽涼洗骨於是乎百千烟火觀舡並變為納
涼船競奢耀豪揚絃歌于盃盤狼藉中嘔啞連曉而
歇
一船具大小二鼓鏡笛等物暗々縫遊舡際候其妙
曲雅調爾我嘆賞之間突然一簇為祭禮曲諫以攪

之此則真殺風景好事亦甚又有小船遡泗往返賣
酒呼菓啐雜中令人挾江村夜泊間之思風味可愛
予嘗過兩國橋會烟火燭空人羣如潮相推甚急而
如為人所毆者數回氣憤然不得顧少緩矣復毆始
知惡少年戲拋西瓜皮誑人雜造可想

奧山至此數件光景此予二十年前所觀爾物星換
移新奇月生妙伎歲出然予自為讀書生未衣食乎
奔走一日不縱遊焉且跋涉糊口居都下日亦少未
知今日同前日否兩國亦諸伎名人之淵藪近日三
童子脚伎之妙評高偶有田舍客請拉予往試一觀

輒往為三童子曰馬吉曰龜吉曰松之助開場于橋東此則予今日之所目擊

鼓角打節說白宣狀並如常例臺上一坐高牀鋪紅氈安囊枕小童出拜幹人抱上令之橫臥為双脚朝天從傍以一桶置其踵上兼得停當則旋運之運得鈞運水滴遂蹴弄之投兼縱橫魚驚雀躍應節合曲未知宜僚弄丸手能如是否又以小桶如掃便蹴上之則小桶飛在幹人之手而大桶下落如故旋踵遂更提最小童置之如桶旋運兼投亦猶桶然桶耶球耶渾身軟如綿四支一塊有肉無骨觀者為暈既而

小桶疊加十數高可一丈累卵積棊撓搖欲倒而童凝立於其巔絕叫一聲卵崩棊倒童則雲雀下墜復住脚上其他脚上居甕盤等物使一人攀之出人于其中可謂古今獨脚天下妙伎諺云阿娘股間懸千金或言近世賣股為產者不為不多然天又新出此一服脚令賣此過活不知此脚亦能懸千金否古人有引一脚動天象者不知此脚亦能動天象否

賣卜先生

人幾而事繁事繁而惑滋並肆之數不得不從滋也大槩案上展一卷人相圖本芸々說起曰日角如斯

而惡曰人中如斯而善是凶是吉懸河泻水行人止
而環焉每有乞者輒合目戴策例曰假爾泰筮有常
或雜唱以土保加養依身多女或併稱以念佛題目
二分四揲遇觀之否更秉天眼鏡照手理察面部目
注其容貞衣服心判其都人與儉父遂又例曰君過
年運祿未盈今歲比至某月福自此多一言一面其
所占多取之於乞者之色猶與庸醫鈎取證於病人
之口略似矣或大息曰君身如觀大厄且吉凶禍福
有所宜細告二十四銅不滿其報也三尺之喙五十
之筮遂卒使其倒囊又有卜而巫者與設神位莊嚴

煥發使人敬而近之此都繁昌亦可以卜焉
或謗今卜人狐豔妄說唯錢是占徒誑人爾予曰何
獨卜人士流賂取重爵媚食豐祿不誑君乎儒人口
說聖經行類商賈不誑世乎滔々天下皆是也且龜
筮者聖人所重古通之於卿士之數縣洩天機豈二
十四錢所易言乎人之義誑亦不占而已
偶讀嚴君平傳至其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
閉肆下簾予乃謂堂日占料亦與我今二十四錢蓋
不甚上下然彼得之足以活過一日而此則纔一頓
饘飯錢耳繁華之地勢不得不然

書畫會

當今文運之昌，文人墨客會盟結社，而人苟風流胸
中有墨才德並具者，一與盟，眾推拜先生，聲流四海，
溝澮皆盈，油然之雲，沛然之雨，靡人不欽慕。余予雖
不得與盟，亦嘗列末筵者數回，如其盛事，略觀而盡
為其地多，以柳橋街，八河半，二樓先會數月，卜日
掛一大牌，書曰：不拘晴雨，以某月某日會請四方君
子顧臨，且入書揭先生姓名，於是乎莫人弗知。有先
生于世，蓋與漢朝及第放榜之事略同，榮可知矣。觀
者聚為摩肩，累踵指點，曰：某畫人也，某詩人也，某儒

流某書家，彼插花師始宣名也。此清本氏女初上場
也，佇立仰牌，又如法場讀罪人，加木一樣，未會之間
先生鷄起，孜孜奔走之務，高門縣簿莫不，敢往亦不
省內熱之恐，當日先生儀裝曲拳儼然坐，上頭坐後
施闌居案計人二位，簪筆守簿，乃賓主相揖，恰如賀
客拜年於典鋪頭，有掌劍者有管飯者，酒監茶令並
在，在職容漸麤，至主人左接右，應其拜，壽金推讓不
暇，豈違獻酬客互為主，舉盃相屬，聘名妓數名，充儷
佐酒，調弄紛謹，無絲竹管絃之娛，一笑一盃亦足以
發醉狂紅拂認李公於綢人中，周顛取問答於醉舌

上紅氈敷席畫地設場諸先代登焉只見紙上龍芝
筆下鳳蕭腕中有神指頭有鬼一抹之墨萬金難購
寸素之冊千載可傳觀者傾堵人之爭乞坐中指可
掬矣淨粧冶服艷發射人者所謂近來流行女先生
是也纖手拈筆唇墨成態人麗毫靈衆賓圍繞蟻附
蠅着隨謝隨乞嚴師在傍熟視示不得令其守無別
之教不午親受授酒流散崩喧鶯雷塵埃雲蒸千
筵坐間寸無虛白然主人之心猶望一銖之滴助盛
會之海難道漸收樓頭可燭幹人徇曰卜不及夜醉
客不得已而起

翔鴻先生有詩讚曰神著卜齋否之晉楊柳橋頭車
馬紛樓上供張亦全盛風流一日別占春在賓藹々
鼎將沸媚集蠅屯又蠆群豈忍風侵與兩飲癡紙
痔幾千辛擲未珠玉各差等擡出杯盤同一般飲金
友擢飲金友掌酒人掄惡酒人紅氈幾席分棊局絳
陳丹青皆卓犖會翰花翻癡愷之雲狂煙渦醉張旭
有人大牋請衆毫輻湊名家歸一轂蕪竹米山豈容
易鍾措懷草固難贖夜光明月空奉求齷齪何遑問
麥菽其他喫茶又瓶花花說中郎茶盧陸俄兮側弁
傲舞中百技喧囂借寵鬻燈燭點未開熟醒耶郭恰

是黃梁熟君不見墻間酒內祭祀餘昏夜乞哀詣又
諛未知妻妾相向泣施々外來驕且娛昏夜乞哀猶
可忍白日乞哀若為醜耻之於人忝忝矣利奔名走
為君慙

友人李蹊戲嘲之曰乞食境界募緣薄方便相傳繼
法燈利鉢名衣別有道人間呼作在家僧

扇面亭某父子風流相羨並開會議達其格式以故
謀集會者皆先就質蘭亭西園每月集會與有力為
所著江戶諸名家人名錄二卷行于田舍

火場

江都厄于火明曆以還其大者不為不多小小者則
每歲冬春之交殆無虛日或一日再三災此為都下
一大患事也乃夫人論所以厄之理擬可防禦之方
云々費喙不置予則謂是亦全盛世間繁華地方之
事而已人戶稠密四里間之竈烟無慮數百萬油煎
燭燒一日薪炭所用童泰山髡鄧林要火就燥之數
奈何免之於此烏但思都俗奢侈所致亦或有而加
之以人氣輕脫京氏所謂下不節盛火數起弟敬戒
為第一義須切盡心焉耳至防禦之術雖至要乎猶
未矣何謂奢侈曰如車馬衣服門廡堂墻則

常制豪族富商固不得僭為獨於飲食也有司誠之
安得家至戶察而呵禁也乃素封人家用侯之酒肉
林之而池之而擊鐘陳鼎三宰八珍莫不供具焉於
是乎屠沽割烹家又從賣侯之酒肉且煎且烹沸湯
活火之氣炎上蘊結豈得不燥而火乎因憶士文伯
論鄭人鑄鼎曰火如象之不火何為予亦恐飲食之
侈或象焉然繁華地方之所自然無此奢侈又何以
見此繁華自非此繁華又何以見此火乎火乎火乎不
允繁昌中之物乎哉

一把火起西鼓東鐘一齊撞擊報火呼方喊聲震天

早見吏人走於火所履及於門馬及於衙肩記旗者
手竿燈者荷樣子者擔龍膏車者呼號狂奔火馳星
飛者作一拈急拈影燈之觀融風蓬々捲砂飛石火
趁風威風助火勢一霎時紅焰漲天黑烟迷地避火
者狼狽遺寶器提燈擎抱飯籬棄什具夫妻赤體禪
亦着不及慈母背上倒負幼兒呼兄喚弟竟子尋爺
人相蹂踐物相搶壞偷兒託救掠物貴人守威啓行
哀號之聲沸騰載路騎士各鬪豪華戴金挂錦馬肥
人雄馳騁曲折舞鞭指麾卒伍皆韋服奮發並手揮
鉤撲火人喘喉吐火馬困吻噴烟赤脚踏火潑水者

廝役也追烟躍馬馳驚往來者某官點火道也陣笠
飄金縷袍耀火奔逸絕塵猛威生風靡人不辟易者
某官報事也風吼声火爆声呼々求救声許々綠屋
声必々剝々刮々刺々霹靂震山壑裂衣猶扇烟突
火雄入乎烈火中者真是一面小戰場且夫坊役把
火聚極焦頭爛脚顛墜甦復上焉如其杖纏記跳越
脚絕起屋即灰此常日重諾輕死輩臨場如何顧命
但其實勇貪功故弄餘燼誤延火勢或至不可收拾
且使氣執爭忘火闌火古所謂入火不熟者此輩有
焉赤壁之戰阿房之火可擬可想一瞬間高觀木榭

乍付為有雀麗紅軟變為無何有之鄉孰不慨焉然
人之無情觀望指點以取樂為一人曰今夜所燒滅
人戶財物不知值幾万金天如此付我吾一生安
穩過活又一人曰如我身分取之一分可矣我此而
足我彼而贍夫人挾喋々最後一人曰今晚所費
燭價亦夥矣如予取足於此耳各笑于時火光漸暗
金鳴衆退

賽日

古俚曲詞云月之八日茅場町大師賽詣不動様是
可以證都俗好賽為風之古且近來稱街道場者紛

然開店與賣卜先生結伍為鄰賽最盛於夏晚各場
門前街買人爭張露肆賣器物者皆鋪蒲席並燒薩
摩燭燭賈食物者必安牀閣成吊魚油燈火陳菓與
菰燒團粉與明煮軋為魚鮓沸々煎油餅或列百
物價皆十九錢隨人擇取或拈闌合印賭一貨賣之
於數人賣茶娘必美艷鬻水声自清凉街西化者照
紅箋燈沽餉者張大油傘燈籠兒十頭一串大通豆
一囊四錢以硝子曇盛金魚以黑紗囊貯丹瑩近年
麥湯之行茶店大抵供湯綠麥湯出葛湯自葛湯出
卯湯並和以砂糖其他殊雪紫蘇色々異味其際索

駝師羅列盆卉種類皆陳之于架上開花閑草闌奇
競異枝為屈蟠者為氣條者葉有間色者有間道者
錢蒲細葉者栽之以石石長生作穿眼者以索垂之
若作托葉衣花若樹蘆幹扶枝霸王樹擁虞美人草
鳳尾蕉雜麒麟角漢名麟百兩金万年青珊瑚翠蘭種
々殊趣大夫之松君子之竹雜木駢植蕭森成林林
下一面野花點綴杜榮招客如求自鬻女郎花漢名媚
伴老少年露滴淚斷腸花風飄芳燕尾香鷄冠草皆
拱立鳳仙花自不凡領幽光牽牛花粧開色洛陽花
卷丹偏其黃芥萋兮梗草簇紫色欲奪他家紅米囊

花碎散落委泥夜落金錢往往可拾新羅菊接扶桑
花邊見佛頭菊於曼陀羅花天竺花間而此紅碧錦
綺叢間按以喪商官商徽如微羽繹如約繩黃唱紡
線娘和金鐘兒聲應金琵琶可惡聒兒奪之倫兩
擔籠內幾種虫声啾々送韻武野當年荒涼色繡出
見之于鬧燕市中之今日真奇觀矣滿街高客呀燒
燈光冲激漲空賽羣捲潮數呀大尿前展端過後履
滑過踐々熱去掃除為清有賽花者有賽草者賽于
錫于餅于團粉于果蔬携妓者不賽乎妓也拉處女
者不賽乎處女也彼買泥醉於賽此引冶遊於賽賽

與不賽合為此一大賽
追賽名賣假者近歲殊多一詞章例八文錢若詞
長声巧則從益其價先自其呀假優人名款罷說出
詞曰呀呀源藏暫時請暇逃走為裝已遣數百人把
守後路去鎧兒亦莫容通之地且託於死生異相如
獻贖首决不契其騙策弄陳手段勿惹捕拏之悔言
々逼真聽者環立一口叫妙諺云愛人及其屋上烏
人爭擲錢各買其所愛假喉或嘲之云我食吾飯却
苦作他人音非人所為也予因思世間何此而已今
儒人亦止為聖人假声豈不亦非人所為乎

女判師

女判師梳粧素淡，細單衣，抱巾箱，急遽飛展東西，莫不奔走予尚幼矣。自今半年前之世，雖有此女業寡，而其債甚貴，賤不下五十錢。今則漸滋，達於陋巷窮閭，莫不有為債，亦從賤。大抵三十二錢最賤，十六文嗟乎，雖生而貴，執巾櫛從人者，女流本事乃今匹夫之妻，或不復知自理頭髮，豈可不謂太平膏澤及婦人頂門上乎？傳云：公握髮起，周世之昌，周公之貴，蓋猶似自沐櫛其髮，何其陋乎？如使公生于我，今盛世繁華中，一沐三起，亦不敢矣。

富澤坊舊着市附抄原

市居多，而其為最者，日本橋魚市是也。菜市在々有之多，連二坊其最也。神明、薑市、奇而十軒店，雜寓人市，麗也。蘭盆草市所在為市，淺草之市為歲晚市中最大市。花市例期各所，賽日骨董市必主茶人家，權家門前人為市者，予謂之曰士市。帶繫八百八街其他雜市何限，富坊亦一大繁昌市。哉，舊衣肆店、經緯櫛比，夾路連席古衣舊帶，每朝新陳倚々，丘積鱗々雲，馮粉米黼黻，青紅相雜，天落敕電，風揮紅葉，恰推倒石氏紅錦步障，素三升格子，比翼裳不知何阿妹。

遺愛物梅辛茶色鴛鴦被場帝製鴛鴦被舊係未亡人某寢衣
楊花錦綺褥宮人花樣裳夏姬初服花帶餘香范叔
敝衣霜葉欲摧帽幅差大或應鏹倉府公遺服開朝短身大頭
外套殊長必是鹽冶判官舊着藥師寺氏朝判官曰世風長半掛一點抹墨
子張之紳數痕沈土伍長之袴袷禪脫紅加以湘妃
淚痕黑衣已玄更存先人手澤松魚上時裕衣捲潮
千人會日夜帶如塵雖人惟求舊器非求舊靴人販
夫至吾落魄儒輩都下百万賤人匹夫如何得新裁
于時何暇省服之不稱衣無常衣服之無數亦足以
見繁昌限以八月典舖幽倉中物一旦解縛復見天

日流移轉變与人生流離亦甚不異焉如繼綾舟送
於蝦夷之遠昨夜招魂之衣今日為合邑之服去年
尸祝肩服今歲為儒者贖製遇伯樂之顧馬高好着未必
增三倍之價木綿敝袍匠石不睨何苦難賣赤鬼未
買虎皮犢鼻韋馱天往價革半掛俠客有言云庚馱天披羊半掛騎鬼影馬未胸裏亦不少
古衣未必古新裁之物亦有彥道一旦得錢赤體而
往襲衣而歸自頭顱至踵後一新到骨冬日火事半
掛裂火紅翻夏月蚊紗帳惛流水綠鴻振蟲春風撲
醜秋曠苟日舊而又日陳舊
舊之更舊故之極故者皆輸之于柳原舊衣市中柳

原最居下等乃物皆下等然價却上等豫賈不啻三
倍不依不知則折價之語君子見欺小人被罔大抵
以糊代絲健之澤之外莊內柔殆駕穿窬之盜洗滌
補綴點化巧製不止舊為新以新為舊映日仰之窈
冥中記紋自頭探尺計之整裁間或短右袂人過賈
之豫以數等去則呼不顧則追一反一減數反值始
定而拍手乃故意為可惜之狀曰廉矣吁見為陰父
捉袂不肯放舞勸之執爭強之切賣娼要遊客羅
生門鬼与渡邊網鬪一般風光宜雜可想夜則各商
收肆歸家長堤寂寞只見柳不見人柳陰盡處有物

呼人若泣若訴此声与晝間喧闐甚異謂之夜娼是
亦舊妓極舊者銜之於此可謂有因緣矣
論語曰褻裘長短右袂解者言所以便事按雖取便
乎故短一偏甚不近於人情子不云乎非法服不服
雖褻決不為此左袂樣之服夫子一生貧窶思亦服
着柳原舊衣來

山鯨

凡肉宜葱一客一鍋連火盆供具為大戶以酒小戶
以飯火活肉沸漸入佳境正是樊噲貪肉死亦不辭
花和尚醉爭論大起鍋值約有三等小者五十錢中

而百錢大則二百近歲肉價漸高略與鯁鯁頤頤然其味丰脆且功驗之速人孰論值其獸則猪鹿狐兔水狗毛狗子路九尾羊等物倚疊有烏鹿鹿攸縛鹿鹿跼々不狩不獵瞻有懸特如狼刺以庖刀蓋所以為惡獸一丁鼓刀屠之手之所觸足之所履若然駭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行人止而觀焉聞天武帝四年令天下始禁獸食自非餌病不許輒噉世因謂曰藥食前日江都中稱藥食舖者纔一兩麴街某店是而已計二十年來此藥之行此店今至不可復算數招牌例畫落楓紅葉題以山鯨二字雖係藥食

猶避國禁作意所為蓋隱語耳都人字曰魑魅亦不顯言之故已非謂妖怪也前日麴街所鬻之內包其必用敗傘紙今皆箝為則都下一歲箠萬敗傘不復給於用也

都人諺曰箱根嶺東魑魅無居蓋言江都繁華光景孰思數百年極繁華之今而都人以此為餌車輪舟寫一歲多一歲一年貴一年亦為太平世繁華中物豈不奇乎或云我而言之是而已顧其見獲自彼言之何以為太平之物曰不然有殺身成仁苟死有益何着遺憾一醫醫十疾十蹄救百病功德無量想彼

三生為今太平中之貴人。口飽粱肉，身襲羅紈，獨如
有遊宴之樂，不知有螢雪之苦。女色唯好，子孫繁滋。
決不知吾輩貧儒，飢身讀書，生死並無用。于世吾輩
之死，或投之豺虎，彼必謂此一生喫着菜根之內食
之無味，必三嗅而起。予掌簇願曰：尚末世為獸肉而
徧施功德乎？天下若仍得為人，必為醫者，壽斯民也。
後復謂不如獸肉而已矣。當世醫風頽
靡，衣之羨潔，門之高大，唯以此為第一義。乘者四名
肩輿，巡候病門，是為勢義。意察色，紙痔，掌濁，百詣千
佞，只恐失家娘之心，不省陰陽五行為何事。不知金

匱傷寒為何物，煎藥只欲弄丸藥，只欲馨吁喫此輩
如泥百貼之藥，不好食一鍋鹿肉。然則不如獸肉而
已，必獸肉而已矣。是此藥所以行。

世人或云：獸肉不潔，食之穢矣。雖病不食，曰汗身瀆
神，然安知不自已平生所為，亦為汗身穢。祖之為人
而食言不祥，莫大焉。汗亦甚矣。士大夫進取間，或啗
以貨，若誤食之，贖身汗君，莫不祥大焉。食河豚，死干
毒，名亦從汗聞。近日食千人會錢者，殊多此等之汗。
世間固不為不多，何獨獸肉。

煨薯 蕃薯原出呂宋，明方曆中始入漢土。
元祿成實，琉球王傳之予我。

蕃薯行干都下今已久矣然煨食之行亦與菓食同一時也聞西稱琉球薯關東呼薩戶薯江戶婦人皆曰阿薩然今各店招牌書曰八里半按栗字國語訓九里乃以其味與栗相似然較少下故名之耳今乃八百八街各間番所皆煨此賣之必揭招牌書此三字妄意如令唐人朝干江府必言都下里數急胡如是予七八歲聽一老人說曰前日種少值貴且或言有毒以故世多不食者時變亦然今則滿布海內食之不論貴賤值亦甚賤薯戶冬間所鬻少者不下二三十金多至百金云乃今試酌其中一户五十金

為額以八百街中一街一店之數而計之猶一歲之分積為五千金細算之必不下萬金嗟夫茲土繁盛可知可想
蕃戶每日卯晨煨至亥夜竈烟濃々焦香紛々柱梁黑々戶牖熱々穩婆往耆爺往厨婢往僕奴往小姐遺婢必低声言亦買都阿薩末主人命奴曰與其品小而數有餘也不若品大而數無餘也行脚僧侶點心傾鉢無告乞盲朝飢倒囊數銀一篋少年輩課教擔去是係某家茶番佳時廢寮遊明會集為戲呼曰茶番四錢之薯能止擇兒之啼乃至十錢亦足以醫書生一朝之飢嗚呼噫嘻

恨不以晚出之故救及陳蔡之飢予欠米錢每食之
續命而頃讀閩州府志蕃薯條款曰令珠而如沙人
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艦令朱薯而如玉
山之未瑤池之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居士不
覺一嘆因思冬月与煨薯同料充寒素人家之食者
曰大福餅一餅四錢形大值低以熟為主也鬻者必
呼煖乃人嗜烟莫弗拭何郎之汗梁氏亦不得不因
人熱矣然而近時餅家之製極精極細狀漸小值漸
貴宜哉大福漸不上寒素牙且饅頭羊羹諸凡菓子
今亦盡然則薯乎薯乎雖不如王木瑤挑猶是貧人

不死之大藥嗟乎普天下貧書生須誓首再拜而食

日本橋魚市

日本橋當江戸中央一都太極兩岸剖分四方道程
由是算出八方人戶由是連建六十四州人民之聚
始入此都始過此橋左顧右盼眼駭氣奪何以眼駭
西則金城突兀譙樓聳空何以氣奪東則酒庫數
萬碧瓦銖々白壁連接正是万里長城魚船相啣集
泊橋下管蓬鱗次脚下又見一面劇街橋上雜閩公
侯長槍素往如林况諸凡履舄屣屐夜間已寅之交
楚然或少絕云

遠亘相房兩總之船魚鱗如織川挾舟影張歛相呼
 舟腹相摩其不捨壞者繞以一髮間土俗嗜鮮食常
 言三日不肉食骨皆離每日幾百水族葬之於荏戶
 人腹中槁之前後旦々為市之所曰新場曰小田原
 坊嘔啞沸曉膾氣噎人春天極魚响濡築丘秋風鱸
 魚淡刺傾江夜漕鉛錘魚與子規爭飛晚市竹筴魚
 與紫茄競時潛送鰻魚雪輸河豚琵琶魚腹寒比目
 魚眼冷火魚魴鮒交錯翻尾火燎于原黑鰻海鰻枕
 藉橫鬣舟推于陸望潮魚頭多於施餓鬼場之僧千
 人捏脚多於無籍乞兒之蟲牛尾魚多於牛坊牛角

馬鮫魚多於四谷馬矢石首魚首多於西河原之石
 鍋蓋魚背大於地獄之釜蓋沙巽之沙可以塗山鯨
 各舖之壁烏賊之墨可以書闔街煨薯招牌鱒鱒黃
 爵青魚等物如塵如土如蜆蛤魁蛤斗筭固不足計
 想龍王必言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石硃明
 礪硯良嶽崩巖拳螺相搏江瑤柱相支東海夫人陳
 阿房妃嬪西施舌傾吳國帶甲鮫魚則虎頭鯊鋸鯊
 劍魚雙鬚魚鰓則龍鰓青鰓泥鰓草鰓五色斑節鰓
 羊魚王鮓大口魚等大小品類鹽腊脯醃遐域之
 物長風破濤萬里爰湊本邦自古棘鬣魚為第一品

高筵壽席必用焉人吏贈賄必用焉魚商潛之以備
緩急雖有烏頰方頭彙種不以此代彼此地犬皆以
常食生肉故骨立毛落醜不可言都人因謂羸瘦華
髮者曰小田原坊犬予亦嘗謂人徒體肥腹大一字
無知者琵琶魚是而已虛誕浮誇一事無實者大口
魚是而已筆拙唱家含墨糊口者烏賊是而已佩劍
稱士外武食祿者白刀魚是而已髡頭緇服僧而無
法者章魚是也學不能行儒而輕薄醜不可言者小
田坊犬是也然自非犬儒亦不得常食鮮肉人儒則
骨皆離可憐也哉

上野

古名居岡治平以後藤堂侯邸馬地形似其本國伊賀
上野故因呼上野克永二年為今重城

山曰忍岡水曰忍池山雖不甚高水雖不甚廣江都
中山水相射者除此少有可不愛哉山多櫻樹水出
芙蓉赤城紅霧錦城錦繡都人之遊春秋尤為盛矣
予好勝之僻嘗賃居湖瀕課業之暇兀坐煮茶玩風
光千樓欄外春之明媚秋之慘愴飯雲抹靄早晚之
變莫不領畧當時詠櫻雲曰不是晴雲不雨雲雲容
猶仍雲不冷粉松抹杉西又東雲乎雲也雲氣氳始
則淡紅終濃白子細看來凝成紋輕風一日吹不散
微雨三更潤得芬想見楊妃卯時醉新浴洗醞紅尚

董友人長山一絕曰一面春山花四圍雲容雪色影
稀微雪雲休擬詩人眼雪是易消雲易飛予詠蓮云
萬頃秋如畫一時花繡成夢遊香積國思繞錦官城
疎雨不無趣微風尤有情靜中見動意翠蓋露珠傾
先輩金浦題壁云風連欺急湍雲樹疊遙峯真實景
也十年前西面一帶綠湖築堤綠堤構亭酒爐茶竈
鬧熱沸騰今現為一新繁昌堤矣墨水櫻花皆重辨
上野則並單瓣重弁濃而單弁淡予戲評之曰墨水
之花似吉原娼上野之谷似深川妓一友僧批曰把
琉璃畧花比脂粉娼婦非氣類也因更尋所比而偶

憶古俳歌人詠櫻花且女哉且男哉之句乃言曰風
姿瀟灑容光淡泊上野花似芳坊治郎僧笑曰蓮花
似六郎蓋或可也方花時上觀音臺真為駕雲遊帝
鄉之想靈場一點屠沽絕穢虞人纒借筵席賣香煎
湯己謂香煎曰僧真
蓋本于此人皆提行廚携瓢酒而適嗟乎存古人
儉素之風於今繁昌世界者此外少觀嘗覽古畫遊
人懸衣代帳盛按絲竹今不復見有此事嗚呼見駕
古人真率色乎奢靡世間之今日可不言奇乎然如
繁華雜道蓋非古之所及也秋入湖西幅負數里者
芙蓉不着水碧織葉上紅白相繡真美錦真彩雲遊

人星言夙駕蓬萊亭仙液郊時取溫蓮壽亭蓮飯丙
夜炊熟庖丁照燭調羹敲妓曉粧候聘但有禁不得
泛采蓮舟令篙水濺妓衣予徒為豪客韻士憾之耳
殘秋慘愴尤足暢幽情友人櫟齋嘗賦敗荷云紅衣
翠蓋總凋衰於雨於風難自持慘愴愁容何所似班
妃秋扇賦成時悽愴可想

奇妙頂禮開山大師好方便一月輪流三十六房為
寶帷座所靈驗之新都人羣參殆無虛刻護摩之烟
壓煨薯竈賽錢之兩撒儼鬼豆一日億兆善男信女
貫魚膜拜白佛言成訴其衷腸一少女賽十二文錢

閉目合掌曰此一四錢願雙親壯健百年長壽此一
四錢願產業多贏日來涎着金簪玉擲連唐紵絲帶
不日買得如此一四錢則伏願所愛唱某萬福少年
探囊拋一塊錢曰去年所狎娼某悅某過實情義已
見全無疎意慈親不知其如是兄弟不知其如是宗
族不知朋友不知皆謂某被彼騙昨諫今爭蚊蟲紛
紛煩耳衡心願為除此煩惱今乃相思所結玉顏未必
妍々立見之於前與見之於軀干人干物莫見而不
為玉顏莫遇而不為玉顏宗族亦玉顏也朋友亦玉
顏也所仰尊像又亦彷彿玉顏其既若是奈何回思

奈何奪志願快使之生、為夫婦一士人在少年後
泥首請曰僕年來望進職不厭風雨不避寒暑高門
懸簿莫不走而候非如書畫會一時奔走之苦之此
也賄彼媚此百方買援今則財盡力盡氣盡精盡然
而職尚未少進祿尚未少加嗚呼萬一若此而死々々
難死生難生懸于生死中間猶如見投繯人大師亦
惟少憐一醫生前拜曰生自幼學醫無論素問靈樞
編涉羣書特讀傷寒論反覆有年一旦豁然得諸心
而別開一隻眼世間此眼不為不多叔和攬入汰得了々一部傷寒
今復見仲景真面目然舉世愚蒙以為門之不高術

亦不精衣之不美藥亦無驗吾有濟世之具世待我
以導引針治之間殊恨人間無傳愚之藥且輒近蘭
方醫者輩出舉夷狄之方加之人間病之上豈不人
性異牛性乎以此治彼奈何不賊人命佛如有靈使
此隻眼明之於天下而濟度世愚也則天上地獄亦
應少問一高進拜曰某所期常期不可期之事自非
借大師冥助如何十成一近日買米數千包願米價
一時踊貴前者計處置某物某事以歛其征已疏于
官冀允命速下所畫墾田所構脫搖會是亦速就且
所与千人會每月甲乙數楮盡皈于世買數所千金

街地築數十外宅朝吸八百善之美夕食惠羨須庵
之膳穿薩摩上布於夏披古舶哆囉於冬百事如意
万端無妨四支強健腎火益熾願死猶命武人頓
首言曰僕生好武馳馬試劍右武教左武門要
鑑甲越二流兵學今窮其奧門徒三千中達訣者七
十餘人日相與講築城市陳之事常恨不幸生于太
平之世不得兼羽扇數天文駕四輪麾三軍八門遁
甲施之於事遂卒死席上而已今老矣漸悟前言之
非願天下太平四海無吏不見羽扇四輪之勞近日
折節從儒生某受七書講義顧二流奧義全在其圍

範中吾稱秘訣者其實如屁然立誓誣神年來傳此
屁叔許多銀兩紙上空談傲然欺世今而思之神戰
汗出自知罪重聞懺悔滅罪願佛救斯罪過子孫繁
昌終彌勒之世浴太平之澤是望是望一壯男身大
衣薄跪白近日運惡賭偶出奇叫奇遇或更奇偶
間出所射不中今涉旬月百物典盡賣家鬻妻猶多
所負伏願佛力一臂之助令好日十日連出若如此
而已不殺越人于貨則經于溝瀆莫知之也一宿儒
來再拜誓首捧一紙祭文辭曰某月某日某百拜謹
以青銅十二文之奠祭于當山兩大師靈某生右文

之世幼讀儒書經史百家固也小說雜史略覽無餘
然以此糊口言行不得不齟齬追時俗奉考證思所
謂書中魚耳大學中庸徒辨異同剽竊雜鈔暗合之
說載滿大車誠意正心置諸度外中之為中不省何
如幸收虛名周旋米足以代耕耨今執牛耳於都下
廩有腐粟庖積餘蔬猶愧屋漏欺己更廣財府更大
門問賣驕取威脚力未病故駕肩輿賣名致貨無益
刊書終不改初老不死垂在得之戒巡走公門苦引
衣裾每思之慚愧迫身居不安居孔子面前自知莫
罪可紓冀大師垂慈周旋救予言未畢一僧從傍低

聲言曰貪道亦佛家罪人衆善不奉諸惡妄作不如
法者極多便知大師面前亦真罪可紓因欲乞救于
孔庠然未知夫子亦能垂慈否請問為之如何先生
顧應之曰吁聖庠嚴矣不輒許僧侶入子如之何哉
且道不同不相為謀我躬不閱豈遑恤子相視大息
而去

及人川口氏來就案上讀繁昌記哂曰篇中賽大師
一醫生者豈得非馮我耶予曰何必然也僕固不與
賣門賣衣賣媚賣藥者交則所識醫流並是隻眼先
生豈為獨馮兄乎但因兄所著斯章發揮傷寒後古

等書言之。兄隻眼為殊大耳。因思兄不欲為當今居世之醫者甚快矣。然以此為之終身或無術之可施。世間少具眼病人如我隻眼何。不知以此大隻眼當之。觀物師必得萬金便安着兄之一生。而僕亦沐餘澤也。相視大笑。莫逆於心。嗟乎此大都會內似者何限。篇中曰士曰高曰僧曰儒皆以情推而已。豈必有其人而模之乎。以似責之居士將無辭。

篇中收錄友人詩賦皆係吾所臆記者。非其得意之作也。何也。如初告之恐其不許。采錄故尔。且吾無辭藻固不能筆削一字。則非如當今有名詩人某集中從錢之多少琢磨加光金玉者也。而或聞金玉暗帶銅臭。予乃試借其集嗅之。果信矣。及嗅至小傳中文高意深。屢臭氣尤甚。竒哉。久之終聞水虎屁氣。予乃掩鼻而嘆曰。水虎亦水物也。水原生金。彼臭變之。此臭固不為無理矣。抑富哉。此都繁昌輯斯屁氣以鳴太平。今猶續為椰子屁。未知最後一屁何時放了。迨世物價漸貴。浴湯錢十文。今益二文。屁價亦然。焚未聞其所益一首。加幾銀。但閱今年眾屁中最放一大屁者。捐十五金。嗚呼。使炮家者流閱之。彼必言如。

以此費放之於我猶可。能粉一大敵船。嗟。屁亦太平之物。而且放此等大屁輩。除此都外。惡見有數都下。

繁昌可嗅而知者是也。

茂杏君題斯篇曰。咬骨未容。蒙世塵。貪窶守郎。德親珍。窮腸不馮。離騷恨。絳筆翻鳴。盛代春。擲地應聽。金石響。開厨恰看丹青。新凌雲賦。就知音少。為悟無人起。隱淪賞譽過情。居士赧慙不悅。君乃笑曰。亦所謂水虎屁耳。奈何累德。請奉累德之戒。曰戒哉。子勿須。

此收錢為書。登會人。香豆賦。僧一般。樣子。

繁昌記初篇終

